

奉妈祖的天后宫、涂门街关帝庙、古清净寺；向东，有承天寺、元妙观和中山路泉南堂等；方圆一两公里范围内，本地先贤、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，各路神仙应有尽有，且相安无事、一派融洽（跑远一点，还有摩尼教等着你）。

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”，开元寺天王殿内的一对楹联如是言道。此联为宋朝理学大家朱熹所撰，1925年，在此驻锡的弘一法师重新手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寺内大雄宝殿梁、柱衔接的部位，共有24尊迦陵频伽，人首鸟身，持箫、琵琶等不同乐器，又偏有状如基督教天使的翅膀，十分“混搭”。总之，满街圣人、满街香火的泉州，的确容易让初到的游客大感新奇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21世纪居然还有一个保留着恁般浓厚、庞杂宗教文化的中国古城，委实有趣。

宋元泉州的商业社会，与形形色色番国来客的“面对面交往”，使得这座城市形成了一个欢迎不同文化碰撞、交汇的兼容空间；而“外国侨民若是之多”，俨然一股巨大的势力，又给泉州带来了各种外来的宗教。中与西，日月并行；新世诞，万神聚也。

罗马教皇派遣到泉州的主教安德烈·佩鲁贾，在寄回欧洲的信里写道：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，于刺桐城捐资，修建了一座大教堂，亦为维持教堂开支而解囊。佩鲁贾说，作为传教士，他可以在刺桐城自由传道。这里还居住着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侨民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……

佩鲁贾不是“过客”。1332年，

他在泉州去世，并在泉州下葬。他的墓碑，现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，并曾于1992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世博会上展出。

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，推动泉州化身一座“世界宗教博物馆”。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认为，佛教与道教的融合愈发成熟，理学则进一步促进了儒释道的合流。此外，在泉州，一些教义差异甚大的宗教之间，也出现了融合之势。王铭铭更于《刺桐城》一书中列举了泉州祠、庙、坛的组织，以及祭祀的详细情况。指出，至明清时期，在理学官方化的影响下，泉州的仪式和空间象征，强调天、地、人的和谐，并以此营造出朝廷意图中的正统。

朝廷在城里设立铺境制度（“铺”，官方认可的基层行政组织；“境”，基于共同信仰和祭祀传统的民间空间）；城市的“坛”（山川坛代表皇朝的“自然君权”，社稷坛代表国家，厉坛是惩罚的戒律），用来与外界、上天等交流，无不说明了“帝国秩序”的确认之前，敬畏鬼神、亲近宗教的土壤，重领域、重归属、重人情的氛围，其实自古以来就是泉州独树一帜、尤显突出的文化特点。

绮丽谭： 生死去来，棚头傀儡

“傍晚，趿拖鞋摇葵扇，透迤两三步去东西塔下纳凉。凉茶摊，扁食担，碧绿的盐水桃儿，浇了红糖浆的热豆花三分钱一碗。”诗人舒婷的《籍贯在泉州》一文，是这么怀念“好时光哪”的。

来泉州，最好能像舒婷一样，喝手制的新茶，吃家传炒米粉。筷子向宴席上的龙虾鲷鱼英勇出击，心里寻思着大排档的牛肉羹烧肉粽元宵丸。然后出门了，古厝茶馆的院子，麻石条铺就的天井四方方，木香花顺着廊柱繁茂攀援，和罗汉竹一起遮掩天井半边天。两旁回廊里，雕着梅兰竹菊的老屏风下有竹椅围的茶几。泡一壶茶，晴天可以赏花望天任由清风拂面，雨天可以凭栏听雨坐看四水归堂。讲古的先生，神采飞扬地拿着书念，情至酣处，抑扬顿挫，仿佛吟唱。说到吟唱，丝竹相和、执节者歌的南音，至今保留着唐代以前的古老唱腔，是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中原古乐与久远的“河洛语”亲密接触后的产物，催人若醉——当然，对门外汉而言，那些个《山险峻》《出汉关》《共君断约》《因送哥嫂》……或许催人若眠，晕晕乎乎头皮麻。

还有梨园戏。还有提线木偶。啊，最带感的，便数这“悬丝傀儡”了！兴于唐，盛于宋。木偶小小躯体上，少则16根、多则30余根纤细的提线，全凭艺人十指牵动。泉州的老百姓习惯把木偶戏唤作“嘉礼戏”，“嘉礼”，指隆重嘉会中的大礼。古时，泉州之民间婚嫁、寿辰、新屋奠基等庆典活动，都须邀请艺人表演提线木偶戏以示大礼。至于“以丑为美”、丑角演员诸多动作cosplay提线木偶的高甲戏，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模仿水泊梁山英雄的武打表演，其一招一式看似机械，实质蕴含了机灵和搞笑的成分。

傀儡似人又非人，因而微妙地徘徊在“恐怖谷理论”的边界，好